

我的被炸经历

田中 常松

●当时的生活

当时我 31 岁，在小町的中国配电株式会社(现在的中国电力株式会社)工作。在大手町租房子和妻子 mikie、两个孩子(长子 3 岁、长女 7 个月)一起住。在尾道初中毕业后，1934 年 2 月考上汽车驾照，大概 20 或 21 岁左右时候进入中国配电工作。在中国配电工作期间，曾两次被征兵，即 1937 年 9 月至 1941 年 1 月、1942 年 9 月至 1943 年 11 月。反复被征兵又复原复职。

1945 年 3 月末左右，吴市有大空袭。看见舰载机如蜻蜓般的在天空上飞过。我住的房子地下有一个洞，也许是以前住的人挖的洞吧，每次有空袭来的时候，我们就躲进洞里。可是，因为两个孩子都小，一个 3 岁，一个才 7 个月，即使躲进防空洞，照顾着一个，而另一个就要出洞，非常麻烦。我想这不是一个长久的办法，于是 3 月末让妻子和两个孩子疏散到妻子娘家的双三郡和田村向江田(现在的三次市向江田町)去。当时的那种情况，就只能什么也不带，把家具放在公司的仓库里疏散去了。

让妻儿疏散后，我就住在公司的仓库。可是，5 月初，我利用星期六、日的去看妻子回来后，自己住的仓库被轰炸，都烧光了。连换的衣服也没有，只好返回和田村让妻子给我准备浴衣、衬衫、内衣什么的，星期一大早坐火车去上班。失去了住的地方，后来通过公司同事的介绍，在牛田町租房子住下来，直到被炸一直在那儿生活。

●被炸的情况

当时招集警卫，晚上如有空袭警报，按照市府的命令，得要穿着工作服出去做警卫。这是和退伍军人分头进行的。8 月 5 日晚上也有空袭警报，我去自己负责的柳桥警卫了。警卫回来第二天的上班时间比通常的 8 时上班晚，是 8 时 30 分上班。但那天没有传达，第二天的 6 日，我 8 时到了公司。结果，这个时间救了我一命。

到上班时间还有 30 分钟，我到地下职员专用的洗澡间洗昨天晚上穿的工作服。就在那时，我弯着腰洗衣服的时候，被前面突然而来的冲击波冲击，撞到后面的墙壁而失去神志。当时的情形，我除了记得一道闪光外，什么也不记得。当我醒过来时，四周都是灰尘，一片漆黑。看见 4 楼还是 5 楼一带着火。我想这得想办法逃出去，这时神志恢复得更清楚了。可是灰尘使得前面什么也看不见，我凭借着记忆摸索着前进。本想以为那附近就是楼梯了，往前走却碰着了什么东西，就在这种状态下，好不容易才走出了在那栋楼旁边的门岗。从门岗能看得见电车路，当走到电车路时，看见电车横到着撞到民房，我想这可是出大事了。想问问人要往哪儿跑，周围却没有一个人。

我们的避难地在公司南边儿一中(即广岛县立广岛第一中学)的操场。当时，我不知道，所以经过电车道往北面走去，在白神社前面的路口往右拐，穿过竹屋

町再往东面走。路上，看见广岛县立广岛第一高中女校的校墙被冲击波冲击倒塌在马路上，一位女孩儿还是中年妇女被压在倒塌的墙下，只有脖子伸出来，她向我求救。可是那时，我自身也在流血，玻璃碎片扎在背脊上，鲜血渗透了衣服，逃难已是费尽了力气了。

接着，我沿着竹屋川南下，向御幸桥走去。竹屋川只是一条像水沟那样的小河，是连地图上也没有标志的河流，它流经福屋百货商店的地下。逃难时，我没有看见有其他人在逃。但是，竹屋川对面的房子，好像在边说发生什么大事，边收拾的样子。已经不清楚那是几点左右的事情了，也许是过了相当长时间了吧。

在过御幸桥前，看见军队的卡车开过来，我就坐上了卡车去宇品港，然后乘船去似岛避难。由于许多伤员去似岛避难，所以那里的情形非常糟糕。虽说有卫生兵，但也只能给包扎一下，得不到象样的治疗，背上的玻璃碎片就这么一直扎在身上。那里有发疯似地哭叫的人、也有嫌这些人嘈得烦人的人、夜里还有在睡着的人身边走来走去的人、对他们不耐烦的人等等，总是嘈得无法入睡。6日那天，我什么也没吃。到了7日早上，吃了一个用竹筒盛着的稀饭，里面放了一个咸梅。在似岛吃的就这些了。

当时的那种情形继续留下去的话，我想肯定会死掉。于是，我又让军队的人带我回去。7日早上，我乘船回到了宇品港。幸亏有卡车来，我问车上的将校卡车是去哪儿的，他说去市府。我就对他说麻烦载我去市府。他说上车吧。就这样，他把我载到市府正门前，我跟他道谢后下车了。公司在市府稍偏北的地方，我走着回到了公司。那时有两个我认识的公司职员在传达室。我告诉他们现在要去三次妻子的娘家避难，并留下了地址。后来，途径纸屋町、八丁堀走到了自己住处的牛田町。在那儿住了一宿，8日在户坂站坐火车去妻子在避难的和田村。我急着想早点儿回家，因为我想妻子一定是很担心的。回去的路途上的情形记得不太清楚了，但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工兵桥的地方堆满了尸体。

●被炸后的情况

到了和田村时，玻璃碎片仍扎在背脊上。每天到河边让妻子为自己洗背。如煤焦油一般的血块凝固在背上。妻子用针帮我把血块刺穿拿掉，血块里还粘着玻璃碎片。在河边让妻子把血块和玻璃碎片拿出来大概花了一周或10天的时间。我以为都拿掉了。可是1955年左右，因残留在背脊上的碎片造成化脓，就去在堺町的外科医院把它取出来。

到了和田村没多久，把玻璃全部取出，可以放心了。在这儿之前，我父亲从尾道过来了。因为无法和尾道那边取得联系，父亲不知道我还活着，他是来和大家商量我的丧事该在哪儿办的。当父亲知道我还活着惊喜交加，他坐在廊边只喝了杯粗茶就回尾道了。

在和田村的日子，并没感到内脏有什么不舒服，还是比较精神的。在那儿休

养了3周左右后，8月末还是9月初回到广岛上班去了。

开始上班没多久，大概是栗子开始熟落的9月中旬，因为出便血，我又回去尾道的家休养了。由于出便血，周围的人和医生都说是痢疾，并讨论是否要隔离我。可是，姐姐给我做了栗子饭，我吃了它后血就止了。我感到非常不可思议。在尾道住的时候吃得好，休息了4、5天就恢复元气了，我又回到广岛元单位工作了。

●战后的生活

在我回单位工作时，许多职员失去了家园，大家在公司5楼共同生活。开始是我们自己做饭。后来公司为我们雇了做饭的人。

因为我会开车，所以在公司的工作就是在总务部的器材课开卡车。将器材运到县内各地的发电站等。

1946年，家里人回到广岛和我一起生活。公司的同事工作完了，就帮我买来些柱子等，在榎町为我盖了房子。后来我在榎町生活了30年。

虽然其中也有不少困难，但是妻子的娘家给我们提供大米，所以在粮食上倒不成问题。可是，穿的还有床上用品因为都放在公司的仓库，已全被烧光，什么也没有了。我们就把浴衣缝成内衣，尾道的家也给我们送来了被子，在大家的帮助下，我们重新开始生活了。

●健康上的问题

1947年7月二女儿出生。我们还是担心是否会受原子弹爆炸的影响。上幼儿园时，出鼻血不止，稍微和其他的小孩儿有什么不同，就马上怀疑是否和原子弹爆炸有关。

我自己在1956年，患上了肿瘤的一种，就是结核瘤。白血球2,000，少的时候会降到1,000。以前65公斤的体重也瘦了8公斤。1956年7月至1957年9月共1年3个月，在甘日市町(即现在的甘日市)原的一家医院住院，休了2年假。7月7日正好是七夕节，就是我住院的那一天，吃早饭时，上小学二年级的女儿对我说：“星星今天相会了吧，不过我们还要分开啊。”大家听了她的话都哭了。

出院以后，我没什么大病非常健康地生活。可是十几年前开始又开始出便血，直到血止为止，我一直在日本红十字医院住院，打止血针。

4年前做了前列腺癌切除手术，那时拿到了被炸者认定证书。

●我现在的心情

我现在94岁。有幸我能活到今天。我想这都托妻子的福。孩子们对我也照顾得非常好，我的心充满了感谢。